

氏醫集三編 卷三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醫學叢書

重刊王氏醫案三編序

嘗聞有是病。即有是藥。但些小之病。臟氣固有抵抗病菌之能力。雖不藥亦能自愈。若偶遇疑難危症。認為寒者必投熱。認為熱者必投寒。認為虛者必投補。認為實者必投瀉。雖廣延諸醫於一堂。其主見必各是其是。際此吉凶反掌之時。反令人茫無適從。甚至日易多醫。不問寒涼補瀉。遇藥即投。直至氣絕人亡。病家亦竟委之於壽命。聽之於大數。嗚呼。興言及此。不勝扼腕。詎知皆由後人學識未精。審證不確之誤耳。苟能推尋奧妙。研究精微。博覽前人醫案。參察脈理。一思百慮。感而遂通。鮮有不能取效者。俞桂庭先生云。醫理深微。非上智不能討究。以百人習醫。無十人成就。成就之中。無一人精通。得一明醫。談何容易。然事在人為。貴乎自立。如王甥孟英之銳志於醫也。足不出戶者十年。手不釋卷者永夜。適年在塾。屢起沉疴。余每聞而喜躍。所有歷年治驗。曾令其須存底稿。史縉臣先生亦云。無論內外大小。一年之中。豈無一二奇證。若懷之於胸臆。則近於秘道不傳。何不將所治奇病。現何證。服何藥。如何療。如何愈。以為醫案。使後人有跡可循。而無識認不真之憾。俞氏又云。縉臣先生亦有此話。可謂先得我心。世之為醫者。遵史氏之格言。效吾甥之苦志。出而問世。必可加人一等也。孟英之留存案。可謂承舅氏之遺訓。遵史氏之格言。久而行之。漸積成卷。迨癸卯冬。周君光遠。選刊自道光甲申迄癸卯醫案二卷。曰回春錄。張君柳吟等。復集甲辰至庚戌醫案七

卷題曰仁術志。咸豐丁亥春。楊大令素園重為刪定。詳加評點。附霍亂於後。合梓於江西。改題曰王氏醫案正續編。總刊於江浙。久已膾炙人口。後如徐君亞枝等。續采自辛亥至咸豐甲寅之驗案。亦名王氏醫案三編。然仍仿編年之例。以期遞增無已也。又如乙卯至丁巳醫案。由先生自編。即歸硯錄之卷四是也。其餘驗案。散見於古今醫案按選。及洄溪醫案。名醫類案者亦不少。惟醫案三編及歸硯錄。刻於潛齋十種之末。原版已遭兵燹。且後無翻印行世。故流傳甚稀。民國元年。李氏校刊潛齋八種。亦未采此二種。余於丁巳秋。偶在舊書肆。得潛齋十種。備重值購歸。恐再散佚。為此即謀石印。併增王案正續編。冠於三編前。俾相接續。而成全璧。余嘗讀先生案。益佩先生敏而好學。嘗寢饋於醫學。更能參究性理諸書。以格物窮理。故審病辨證。能探虛實。察淺深。權緩急。每多創闢之處。然仍根據古書。其裁方用藥。無論用補用瀉。皆不離運樞機。通經絡。能以輕藥愈重證。為自古名家所未達者。更有自始至終。一法到底。不更方而愈者。良由讀書多。而能融會貫通。悟超象外。故楊氏有云。王氏醫案。議論精透。前無古人。周氏謂其治病若天授。皆不易之定評也。

中華民國七年二月四明後學曹炳章亦電氏序於古越之養性廬

半癡山人醫案三編序

山人王君孟英名士雄嘗經宜黃令楊君素園刻其醫案續編余既序之矣今同人復刊醫案三編以諗于余余謂山人蓋隱君子也託于醫以資事育耳不可僅以醫目之山人有夙慧書一覽即領解十歲知三黨五服之別通算術十四失怙衣食於奔走不喜時藝暇則泛覽史籍古文詞或勸以博功名歎曰功名何必勢位哉顏其室曰潛齋父嘗誡山人曰為人必期有用于世山人志之不忘因思有用莫如濟世濟世莫如良醫遂研究軒岐之學未冠即能瘳劇疾不懸壺不受扁鵲瀕危之證人望而卻走者必竭思以拯焉人皆癡之山人曰我于世無所溺而獨溺于不避嫌怨以期愈疾是尚有半點癡心耳因自號半癡凡人有所求力能者必應之其心交趙君菊齋知之深謂山人有數善焉其貧而業醫也所得必獻之母不私之于妻其弟性拙闕一業造就之俾成材得贍其室家此古人子婦無私兄弟同財之義其待友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能治生而無餘貲曰祖父家風如是幼孤貧而不填溝壑幸矣其守道輕利有如此然則吾之所以重山人者非驚其絕技之工而欽其內行之篤也君子先德行而後材藝其成而下者有成而上者為之主也昔朱君震亨以醫名一世而遊于白雲先生之門元史且進而附于道學傳吾願山人敦行不怠將見學益懋而業益充不以方技自域以饒美于丹溪則固吾之所深望哉咸豐四年秋日秀水莊仲方書時年七十有五

題王氏醫案三編

王君半癡讀書好學雅尚氣節而隱于醫者也與余交有年論事知本末而洞中竅要士子秋
余病病幾殆君活之今又三年矣承以所刻初二三編醫案十三篇見示讀之皆道其平生閱
歷之艱苦與病情之百出其變以相嘗試而君顧能以一心之靈明疏淪臟腑使藥無不及病
病無不受治于藥何醫之神哉從古聖賢著書垂世大抵出于不得已之苦心而非僅以博一
時之譽求千載之名也自素問難經及漢唐宋元明以來其可傳不朽之醫書醫案藏之秘府
流傳世間者不過數百十家知其久而湮沒無聞者多矣君之所著其殆有不得已之苦心而
足以不朽於世也與憶君制服中有貴人延之治病者耄多忌諱欲君易服而進君怫然去之
其守節不阿如此余不知醫而能知君之為人與其所用心故樂為述之者君即以此為是書
之弁言則有玷君書矣惡乎可咸豐甲寅閏月仁和朱瑞崧生甫書

卷之二十一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一、論學
二、論道
三、論德
四、論仁
五、論義
六、論禮
七、論智
八、論信
九、論忠
十、論孝
十一、論友
十二、論師
十三、論君
十四、論臣
十五、論民
十六、論士
十七、論農
十八、論工
十九、論商
二十、論賈
二十一、論兵
二十二、論刑
二十三、論獄
二十四、論盜
二十五、論賊
二十六、論盜
二十七、論賊
二十八、論盜
二十九、論盜
三十、論盜
三十一、論盜
三十二、論盜
三十三、論盜
三十四、論盜
三十五、論盜
三十六、論盜
三十七、論盜
三十八、論盜
三十九、論盜
四十、論盜
四十一、論盜
四十二、論盜
四十三、論盜
四十四、論盜
四十五、論盜
四十六、論盜
四十七、論盜
四十八、論盜
四十九、論盜
五十、論盜
五十一、論盜
五十二、論盜
五十三、論盜
五十四、論盜
五十五、論盜
五十六、論盜
五十七、論盜
五十八、論盜
五十九、論盜
六十、論盜
六十一、論盜
六十二、論盜
六十三、論盜
六十四、論盜
六十五、論盜
六十六、論盜
六十七、論盜
六十八、論盜
六十九、論盜
七十、論盜
七十一、論盜
七十二、論盜
七十三、論盜
七十四、論盜
七十五、論盜
七十六、論盜
七十七、論盜
七十八、論盜
七十九、論盜
八十、論盜
八十一、論盜
八十二、論盜
八十三、論盜
八十四、論盜
八十五、論盜
八十六、論盜
八十七、論盜
八十八、論盜
八十九、論盜
九十、論盜
九十一、論盜
九十二、論盜
九十三、論盜
九十四、論盜
九十五、論盜
九十六、論盜
九十七、論盜
九十八、論盜
九十九、論盜
一百、論盜

一王氏醫案周氏初刻二卷曰回春錄久已膾炙人口張氏續選之稿曰仁術志楊氏改題曰王氏醫案續編併初編詳加評點合刻于撫州故茲選以三編名其篇仍仿編年之例以期遞增無已也評臨闕如俟諸博雅

一楊氏云王氏醫案議論精透前無古人余將初續二編合刊後求讀者甚眾若能以此一書轉移江西溫補陋習則功德不可限量矣蓋不察病因動輒溫補實是舉世陋習惟江西為尤甚而山人之于醫也初從景岳全書入手其用藥也能不偏尚溫補想天心仁愛默予以轉移之任耶周氏謂其治病若天授固是定評

一楊氏云運樞機通經絡為王氏用藥之秘訣無論用補用清皆不離此意愚謂此山人獨得之長故能以輕藥愈重證為自古名家所未達者茲編二卷中治何氏婦一案度盡金鍼有裨後學匪淺

一山人幼而好學嘗寢饋于性理諸書及觀其言行殊無一毫迂腐氣故其于醫也辨證裁方亦無窒滯氣更難者山人體稟虛寒起居惟謹而不輕服藥乃臨證不執己賦之偏而能泛應曲當聖人云毋固毋我半癡有焉

一案中治法不但溫涼補瀉隨病而施可為後學津梁也須觀其論證必通盤籌算量而後入故能愈人所不能愈之病至于隨機應變移步換形用藥如用兵固當如是更有自始至終

一法到底不必更方而愈者凡見定識定力之不可及也

一案中議論固多創闢之處然皆根據古書既非杜撰譌語亦不勦襲浮言良由讀書多而性情朗澈故能融會貫通悟超象外臨證則洞如觀火用藥斯左右逢原矣然凌虛仙子總須實地修行苟非苦志力學之功深亦焉能臻于此極乎讀是書者當知此義

一山人用藥固皆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然間有然費苦心者聞曩治康副轉之證業已向愈而囊骸之腫多藥不消山人廢寢忘餐窮日夜之力以思之而得蔥鬚一味加入原方與服果水出有蔥氣而霍然病已回春錄雖載其案未敘及此爰贅之以為好學深思之證

一山人疏方必先立案雖運筆如飛不勞思索而人情物理體貼入微往往有閱其案病即已不必更服其藥者如某夫人辟穀慕仙屏人獨處或以為顛施治則拒家人無策延山人往書一案令讀之果漸納穀而瘳其神妙類如此聞德清蔡初泉嘗館病者家能琅琅誦其案而山人棄若唾餘概不存稿如此類者容再訪輯

王氏醫案二編卷一

杭州 王士雄孟英治驗

徐然石亞枝纂輯

辛亥春孟英治其令正誕子三朝忽渾身麻冷尋即壯溫補。疹損堪虞孟英一一領之復與前苦色燥黃腹痛拒按不飢脫悶惡露仍行小溲極熱。十一朝始下黑燥矢而寒熱乃休即能。痰食內滯雖新產血去陰傷見證較劇然病不在營惡眷屬之預聞涼解而有阻撓也諸親。不可養陰而助病遂以元參白微卮子知母竹茹旋新挽而通痰或以為瘧而溫散或疑其。脈不減仍用此方越二日復麻冷而後熱惟舌稍潤苔較薄耳再飲之熱亦即退併吐膠痰。數碗略進稀糜間一日又發寒熱或疑為瘧或疑分挽不易用力勞傷恐是虛證苟不及早。溫補。疹損堪虞孟英一一領之復與前藥熱果漸短渴亦遞減踰日寒熱猶來亦不更方至。十一朝始下黑燥矢而寒熱乃休即能安穀計服此藥已十大劑矣始出方與戚鄰聞之蓋。恐眷屬之預聞涼解而有阻撓也諸親莫不駭詫然此證非孟英獨斷獨行斷難成功設泥。新挽而通痰或以為瘧而溫散或疑其虛而滋補勢必驟變即稍有瞻顧亦必邪熱糾纏而。延成毒損世人之病往往弄假成真者大率類此。

王瘦石令郎遲生年未冠而體甚弱夜夢中忽如魘如驚肢搖目眩雖多燃燈燭總然黑暗醒。

後納食如常月一二發乃父以為憂而商子孟英服之絃細而澀曰真陰不足肝膽火炎所致耳今服神犀丹一月病遂不發繼予西洋參二地二冬三甲黃連阿膠甘草小麥紅棗熬膏服之竟刈其根踰年完姻癸丑巳生子矣

朱紺雲令正去年晚後自乳而月事仍行至仲冬乳少汎憊咸以為妊也既而右脇筋絆作疼漸及肩背醫投平肝藥痛益甚改用補劑遂嗽痰帶血人皆以為損矣廣服溫補其病日增延至仲春卧榻已匝月羣醫束手始求診于孟英面赤足冷時時出汗食減無眠脈來右寸溢關尺滑而微數左手絃而帶清舌赤而潤微有白苔氣逆口渴所吐之血淡紅而夾痰涎大解澹小洩短且熱曰衝為血海而隸于陽明自乳而姙不爽期者血本有餘也因陽明經氣為痰所阻而不能流通輸布致經斷乳少痰血輻輳而為絡痺竅痛醫者不為分導下行病無出路以致逆而上溢再投補劑氣愈窒塞在山過額夫豈水之性哉予輩薑湯加茜根海螵蛸旋覆滑石竹茹海蛇為劑和藕汁童溺服以肅肺通胃導氣化痰而領血下行覆杯即愈旬餘汎至不勞培補尋即受孕此證不過孟英必至補死而人亦但知其死于虛勞也服藥可不慎耶

韓貢甫于去冬偶患足瘡瘍科治之瘡愈而大便下血漸至腰背疼脹醫謂其虛率投溫補病日以劇迨仲春寒熱時作卧榻不起諸醫束手已治未矣所親陳李竹嘯延孟英圖之脈絃

緩而溫苦黃滑赤飲食不思曰此藥病也良由氣機鬱滯濕熱不清補藥亂投病漸入血然猶自尋出路奈醫者不知因病而下血不治其病徒溫其血則氣機愈窒營衛不通寒熱不飢固其宜也而又疑為土敗陰虧脾腎兩補藥力愈峻病勢愈危若我視之原非大病肯服吾藥不日可瘳乃兄聰甫聞之大為折服以海蛇蘆根湯煎蘆根厚朴綠瓜筋通草白微芫子棟實竹茹等藥投之三劑而寒熱不作胃漸知飢旬餘血止溺澄各恙皆已改服清養藥而康

邵氏子于母殯發引之時忽仆倒不省人事亟請孟英視之灌蘇合香丸而甦又屠氏女送父殯至厝所歸即神氣昏亂如癲如瘋連孟英治之投以玉樞丹而瘳此即所謂飛尸之候也受某久患寒熱精遺自汗能食神疲肌肉漸瘦詣孟英診之脈大微絃予黃耆建中加參歸龍牡而瘳

夏初孟英挈眷送太夫人葬于臯亭山越日歸其令郎心官患微熱音啞夜啼搗搗幼科謂其生未三月即感外邪又兼客忤復停乳食證極重也疏方甚麗雜孟英不以為然乃用蚱蟬三枚煎湯飲之蓋取其清熱息風開聲音而止夜啼一物而擅此數長與證適相對也果覆杯而愈趙留樓聞而歎曰用藥原不肯多而貴專精思巧妙抑何至于此極耶然即古之奇方也今人不能用而孟英每以此法奏神效錄此以見一斑

錢希敘室坐草二日既未分娩忽患小便不通勢甚亟乃速孟英視之脈至滑數睛赤口乾以
為熱結膀胱氣不化達予車前子滑石血餘括婁知母卮子牛膝紫苑紫草為大劑投之是
通溺催生互用之法服後漫仍不行徑產一男既而胞下溺滿其中始知兒出胞後頻飲湯
水盡貯其中也孟英曰此證古所未聞余雖初不料其如此然非開泄導下則兒不即娩吉
凶未可知矣而折肱漫錄云孕婦將產如患小便不通乃脾氣虛弱不能勝胞故胞下墜壓
塞膀胱使然宜重劑白朮大健其脾則胞舉而小便自通者正與此證虛實相對待想其脈
必有虛微之象也

幼科王蔚文之甥女向依舅氏于三年前患熱病甚危服多劑涼解始愈第服食雖如常人而
五心恒熱黑苔不退口苦而渴畏食葷羶頻餌甘涼之藥經來色黑不紅去年通吳氏仍服
涼藥迄不能痊今夏伊舅氏浼孟英診之脈甚滑數曰此熱毒逗留陽明之絡陷入衝脈以
衝隸陽明也然久蘊深沉尚不為大患者以月事時下猶有宣泄之路也其頻年藥餌寒之
不寒者以熱藏隧絡湯劑不能搜剔也今每日以豆腐皮包紫雪五分吞下半月後苔果退
渴漸減改用元參丹麥白微黃芩青蒿煎湯送服當歸龍薈丸又半月經行色正苔皆盡
尋即受孕焉

朱生甫明經令即仲和于六月初旬患瘧寒少熱多嘔渴痞悶逆孟英視之曰曩曾屢患此疾

證形大略相同廣延名手治療總難即愈病軌經年大受其累聞君療瘡極神不知能否于
月內即痊孟英曰何限之寬耶余非神于此蓋寒暑燥濕風五氣之感於人也重則為傷寒
輕則為瘡疾今所患者暑濕之瘡也清其暑濕旬日可瘥前此之纏綿歲月而不能已者必
是不分五氣之源流徒以見瘡治瘡而用柴胡薑棗等風瘡之方以致暑濕之邪滋蔓難圖
耳茲以清暑化濕湯奉贈放膽服之不可商于人恐其于五種傷寒未能辨晰而泥少陽正
瘡之法以相爭也仲和題之方用石膏杏仁半夏厚朴知母竹葉果八劑而安既而梁甫之
仲郎亦患瘡孟英視曰脈數舌絳熱熾寒微素質陰虧暑邪為患也更不可用瘡門套藥予
元參青蒿白微丹皮黃菊知母花粉銀花竹葉卮子數劑而脈減乃去青蒿丹皮加生地甘
草數服而瘳

石北涯之大令媳患瘡壯熱如焚背微惡冷汗多大渴舌絳神煩不食不眠奄奄一息亟送孟
英診之脈細數而芤知其陰分久虧暑邪深入遂予白虎湯去米加西洋參元參犀角竹葉
銀花石斛為方六劑而愈人皆聞而異之孟英曰見病治病耳何異之有然與見瘡治瘡而
不治其所以瘡者固有異焉

韓正甫患瘡越醫王某進以柴桂薑朴等藥勢乃劇所親何新之知為藥誤改用清解而不效
始乞診于孟英脈數而右更滑大搏指胸悶不堪溲赤而渴苔極垢膩以涼膈散去芒硝甘

草合雪羹加厚朴杏仁石膏半夏石膏蒲投四帖頻下宿垢各恙皆減改投輕清以滌餘邪遂以向愈其時渠兄貢甫之室患瘧初起肢麻且冷口渴苔黃眩瞢喜嘔心煩無寐孟英診曰此亦暑濕為瘧不可溫散者而越醫勸服朴薑椒等藥病家聞用溫化恪信弗疑二劑後嘔渴愈甚經不當期而至四肢終日不溫汗頻出而熱不休再邀孟英診之脈漸伏曰此熱深厥深之謂也溫燥熱補切弗再服病家不信另招張某黃某會診金云陰暑宜舍時從證徑用薑附六君加萸桂沉香等藥服之肢愈冷藥愈重八劑後血脫如崩而逝即以春間為貢甫所治之棺殮焉豈非數已早定耶故雖一家之中同時之病而疑信不同死生判別况春間貢甫之病治有成效尚蹈此轍無怪乎未經目擊溫熱之害者宜其以服涼解藥為可恥矣

吾師趙菊齋先生令郎廉士之如君新挽後微寒壯熱小溲全無惡露稍行大便如痢神煩善哭大渴不眠專科謂瘧痢交作不能圖治遂請孟英援手脈來洪大滑數曰暑為患耳不必治其瘧痢以辰砂益元散加竹葉銀花丹皮木通元參丹麥蓮桿為大劑投之三帖各恙皆平第營陰素虧即改甘涼濡養善後而愈尚且乳汁全無顯由血少設非清解又當何如耶繼有表弟潘少梅喬梓同時患暑濕瘧孟英咸與清化法數劑皆愈潘反生疑謂病邪被涼藥遏伏故瘧遽止恐將來必有他患孟英喟然曰甚矣醫之不可為也世人患瘧苦無良治輕縣

不愈。舊見不疑。今之治瘧則不然。但專力治其所以病。故瘧疾雖與傷寒同有五種之別。而受病究比傷寒為輕。苟治之如法。無有不數劑而愈者。設誤藥以遏其邪之出路。則豈不能化。漫不能澄。神不能清。食不能進矣。予自思之。其真愈乎。抑假愈乎。潘始恍然大悟。而首請蔡西齋令正。腹有聚氣。時欲攻衝。醫者以為下部虛寒。進以溫補。攝納如桂附沉香。蘆巴故紙。吳萸之類。愈服愈劇。酷暑之時。其發益橫。日厥數十次。醫皆望而卻走。乃迎孟英視之。脈數舌絳。面赤睛紅。溺如沸湯。渴同金匱。少腹拒按。飢不能餐。曰。事急矣。緩劑恐無速效。今以豆腐皮包紫雪一錢。另用海蛇烏芷煎濃湯。俟冷吞下。取其芳香清散之性。直達病所也。服後腹如雷鳴。渾身大汗。小溲如注。宛似嬰兒墜地。腹中為之一空。其病已如失矣。繼有許梅生入。今愛患痛。屢日筋掣。神迷。肢冷。息微。脈伏。唇紫。多藥無效。孟英亦以此藥灌之。而甦。

新秋汪子與室寡居。患瘧。范某疊進小柴胡法。昏熱欲厥。腹痛汗淋。人皆危之。乃祖朱椿年太史逆孟英往視。兩尺空數。左關絀寸溢。右寸關滑駛。曰。此真陰素虧。腹有聚氣。吸受暑熱。最忌升提。與元參西洋參百合竹葉蓮子心。鼈甲牡蠣棟實小麥黃連等藥。兩劑而減。其族人謂瘧禁涼劑。而尺脈無根。苟非溫補。猝變可虞。母家不從。兩疑莫決。因請乩方服之。數日後勢復劇。苦漸黑。伊父朱次膺仍乞援于孟英。及診脈更數于前。因子前法中加厚角兩帖而安。續以滋潛善其後而愈。

近日庸手每
多患此全不
辨藥毒古人處
方之義積方
之法方有混
施深堪痛惡
又犀角與枳
朮合方可謂
善微哉拾題

筆談

湯振甫患瘧于嘉興。醫知為暑。與清解法。轉為泄瀉。以為暑去而濕存。改用溫燥。瀉益甚而發熱不休。神氣昏昏。因而束手。令其買棹旋杭。所親陳雪舫延孟英視之。苔黑面紅。胸間拒按。便如膠漆。小溲全無。譫妄耳聾。不眠善笑。脈則洪數而芤。予黃連黃蘗黃芩銀花石斛梔子。棟實知母梔子元參為方。綠豆煎清湯煮藥。調下神犀丹四劑。而胸次漸舒。稍吸稀粥。便色漸正。小溲亦通。乃去神犀棟實。加生地石膏。服三日。熱淨神清。脈來柔緩。以甘涼養液十餘劑而瘳。大凡溫熱暑證。而大解唐泄者。正是熱邪下行。豈可誤投溫燥之藥。反助燎原之勢哉。同時一男子患感瀕危。沈孟英勸之神昏舌黑。癰癰脈微。曰遲矣。此犀角地黃證。惜無人用。病家云陸某已屢用之矣。因索其方閱之。雖用犀角屑八分。生地五錢。緣病者便溏。配以枳殼炒焦白朮三錢。孟英喟然曰。此方從無如此加減法。況清涼不敵溫燥。是徒有犀角地黃之名耳。古人治病。必放出路。茲反截其去路。良由學無理路。遂致人無生路。良可哀也。朱次膺令正。婢後偶有微寒微熱。醫與解散藥一劑。遂神疲自汗。不食不眠。泛泛欲嘔。時時欲暈。肢麻且要。氣欲上衝。舌赤微苦。溺頻脛痛。便溏不暢。目不欲張。心悸嬾言。欲噫不達。孟英察其脈虛絃。要數曰。此營陰素虧。憂愁勞瘁之餘。血從下奪。八脈交虛。正所謂陽維為病。苦寒熱陰維為病。苦心痛也。豈可以有寒熱。而即從瘧治哉。授以龜板鹿角霜當歸枸杞白微。紫石英甘草大棗小麥牡蠣數劑而安。嗣與熟地棗仁當歸杞子麥冬棟實。以仁黃連壯水。